

## 主題文章

### 評吳雷川在中色神學方面的努力

溫以諾、謝貴芳

#### 前言

本文旨在按溫以諾《中色神學綱要》倡議的架構（見下圖），評估吳雷川在建設中國文化色彩神學方面的努力。

圖一：中色倫理論（附經文）<sup>1</sup>

要點	中色倫理論	經文
方向	上而下（天道）	人類由神創造（詩 139:13-14） 人類按神的形象被造（創 1:26-27,5:1-3,9:6） 人類蒙慈愛被上帝揀選（羅 8:28-30） 人墮落後仍得靠上帝才獲救贖（羅 5:12-21）
動力	神恩 + 人責 神助 + 人願	神主動及一廂情願與人立約（創 9:12-17;17:1-14; 出 131:12-18） 人要付上相信、接受、順從的責任（羅 10:9-10; 來 11:6） 聖經乃神所啟示（提後 3:16-17） 上帝照管百物（太 6:25-34） 人願意接受（太 7:7-8;約 1:12）
重點	靈性（神學）	著重人的屬靈生命的層面（路 12:13-21;加 5:16-25）
標準	絕對（神本性誠信不變，神話語永存不改） 信行合一（內裏信心、外裏言行一致）	神的信實（詩 57:10;89:33） 神的話之永恒（詩 119） 信心與行為（雅 2:14-17）
方法及步驟	奉行七道： 1.聽道：聽福音真道，聞生命之道 2.信道：信奉真道，接納救恩 3.入道：在基督裏得救，進入真理得自由 4.研道：查考永生真道，研究學習聖道 5.行道：聽道又行道，遵守真道蒙福 6.守／衛道：恆守真道不變，護衛真道不移 7.傳／授道：傳揚救恩真道，宣講教授他人	羅 10:9-17 反程序說明「七道」及其他經文： • 羅 10:17; 弗 4:21-22 • 羅 10:17; 羅 10:9-10 • 羅 10:9, 10, 16; 約 8:31-32 • 羅 10:11; 詩 1,19:7-11 • 羅 10:15 下; 雅 1:22-25 • 羅 10:12; 提後 1:12-14 • 羅 10:8 下, 15 上; 太 28:19-20

在評估吳氏以先，在此先簡介「中色神學」（即中華文化色彩的神學構思）的觀念及定義如下：

<sup>1</sup> 溫以諾、《中色神學綱要》。加拿大恩福協會、1999:77

由中國人用中式意識形態（如恥感文化 shame-culture，非西式罪感文化 guilt-culture）及思維進程（如中色整合型而非西色分異型），研究方法（如相關性及相合式邏輯推理 relational and complementary 而非西式相對性及辯證式 dichotomist and dialectical，黑格爾之正、反、合；合模型境界觀念，而非西色二分型 nature vs nurture，religion vs science，cultural vs supra-cultural，etc.），討論中國人所關切的問題（如倫常之理與祖先神靈蔭佑；非西式偏重個人靈魂得救與天堂/天使），用中國人慣用的語詞及觀念（如“天”、“道”、“天人合一”、“天下一家”），表達及討論有關神（如三位一體的親情）跟受造一切的關係（如神人恩約）的一門學問，既有別於西方神學研究，又具中國文化色彩，且適切中國人的處境及經驗，故稱之為“中色神學”<sup>2</sup>。

## 一． 吳雷川的思想架構／論據要點

吳氏在他的著作《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自序中開宗明義指出，他寫作該書的目的，是希望年青讀者閱罷該書後，會「負起復興中國民族，為中國創造新文化的責任」。<sup>3</sup>他在引論中指出，他寫該書的原則有三：

（一）將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分別論述，使它們各自有其園地，公開地任人觀覽與批評。

（二）不注重已往和現在而注重將來，示人以進步的思想。

（三）以中國為重心，無論是說明基督教，或是討論中國文化，無非求有益於中國。<sup>4</sup>

因此，基於以上原則，他的思想架構便以此為藍本：將中國文化與基督教分別論述，然後再綜合兩者來討論，以基督教在中國本色化為手段，救國才是他最終的目標。

思想架構：

### 1. 對基督教及耶穌的理解

吳氏認為，以耶穌為中心人物的基督教，其本來面目並不是如傳教士及西方傳統所形容的，只著重精神生活的層面，以拯救人個的靈魂為目標，他認為，基督教也關心社會的問題，只不過聖經的作者只記錄了耶穌以當時宗教述語的言詞及其事跡，而他們對耶穌宗教教訓背後的意義卻不甚理解。<sup>5</sup>因此他認為，要找出基督教的本來面目，

<sup>2</sup> 溫以諾、《中色神學綱要》。加拿大恩福協會、1999:58

<sup>3</sup> 吳雷川，《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上海青年協會，1936，「自序」頁3

<sup>4</sup> 同上，「引論」頁2

<sup>5</sup> 同上，頁92

「必須自己將福音書中的材料加以選擇，集成一篇簡短的耶穌事略。再將福音書所記耶穌訓言加以排比解釋，編成耶穌訓言的綱要。更綜合耶穌所言所行，推測他的理想和計劃，說明耶穌之所以為基督。有此三方面，庶幾可以窺見耶穌生平的大概，作為研究基督教的根基。」<sup>6</sup>

基於以上信念，吳氏便重新理解耶穌的一言一行。經過一番研究，他認為耶穌本來的目的，並不是要作為一個宗教領袖，而是要成為一個社會改革者，耶穌這個決定主要是因為他對上帝的愛和對公義的認同。

「他一方面用靜默的功夫，不斷地體認上帝，就是尋思真理。又一方面留心時局，漸漸地明察當時社會的情狀。他以上帝的真理與社會的情狀相對照，覺得有建立新社會的必要。」<sup>7</sup>

吳氏認為，耶穌一方面對猶太人起憐憫之心，一方面對當時的社會領袖感到失望，於是耶穌既「以父的事為念」，便決定去將上帝的子民拯救出來。

「總之，耶穌的思想是集中於建立天國，而其思想之由來，則是原本於極深刻的宗教信仰，又啟發於復興民族的熱誠，這兩個動力，有如兩大泉源，在他腦海中匯集，成為不竭的靈淵；因而，普濟群民，沾溉後世。」<sup>8</sup>

既然如此，耶穌建立天國的策略是如何的呢？吳氏認為，耶穌的計劃有兩點：第一，改變猶太人的社會結構；第二，改變民族的心理。

「猶太人所想望的是急速地以武力脫離外國的羈絆，宣佈獨立；而耶穌則是深察內外的情勢，要謀徹底的改造。他以為：必須先將國內種種腐敗的現象全數掃除，按照真理重行釐定制度，解除人民痛苦，使他們得到真正的幸福，才是建立了新的國家。」<sup>9</sup>

吳氏認為，要能改革社會，必須取得民眾和社會領袖的支持。他指出，耶穌本來曾考慮一些方法取得民心，那些方法就是在曠野四十晝夜被試探的經歷；即是：利用物質的引誘來博取民心，或用奇異行動（神跡）使人民信任，或先與當權者妥協，以便從他手中奪取政權。聖經記載耶穌否定以上的方法，最後他決定採用說服的方法，因此，他常與法利賽人和文士討論，希望贏得他們的支持。<sup>10</sup>

<sup>6</sup> 同上，頁 11-12

<sup>7</sup> 吳雷川，《墨翟與耶穌》，上海青年協會，1940，頁 123

<sup>8</sup> 同上，頁 118

<sup>9</sup>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頁 86-87

<sup>10</sup> 同上，頁 34-35

可是說服社會領袖的方法並不奏效，於是耶穌便從民眾入手，針對當時猶太人傳統濃厚的宗教色彩的文化，以宗教述語傳遞他的信息。

「猶太人原有的社會上一切制度，幾乎無一事不是與宗教有關的；因此，要改造社會，當然得改進一般人對宗教的態度。」<sup>11</sup>

可是，耶穌的努力也沒有得到成功，因為人都是自私的，他們只希望得到生活上的滿足，當耶穌以五餅二魚使五千人吃飽後，民眾要稱他為王，他那時便知道自己的使命是失敗的了。<sup>12</sup>

雖然改革是注定失敗，但為何耶穌要死呢？除了因為當時也有很大的反對勢力已形成外，他也經過一番思考，才決定自己必須受死。

「他必是想到，依照他原來的理想，本是要取得政權之後，按真理來改造國內的一切制度，使他成為世界上一個新的試驗，不但可以從此不受他國的侵犯，並且可使各國知所仿效，這固然是建立天國最大的成功。但如其為時勢所限，人力不可以回天，那就只有犧牲一己以與惡勢力鬥爭，使真理的種子傳播於人間，終於發榮滋長，造成人類普遍的幸福。」<sup>13</sup>

從以上得知，吳氏以基督教的本質是上帝國的降臨，即是社會的改革。

## 2. 吳氏評論中國文化的弱點和強處

### 甲·弱點

#### (1) 政治長期獨裁，對專制的政體已習以為常

吳氏認為，統治的權力應來自人民，同時政府的職責也是為人民服務，可是情形往往是相反的，同時在天子這個含有神權觀念的支持下，統治者的權力已到了不可抗拒的地步。<sup>14</sup>

「中國自春秋末期以迄於秦併六國，為時約三百年，此三百年間，為學術思想最發達的時代，也正是封建制度崩潰，世無共主，列國紛爭的時代。所以生在當時的大思想家，除了避世者不談政治，及自然主義如老莊等，無政府派如許行等反對一切制度之外，其他如儒、墨、法三大家發表政論，莫不趨向於統一王權」<sup>15</sup>

<sup>11</sup> 《墨翟與耶穌》，頁 95-96

<sup>12</sup> 同上，頁 101-102

<sup>13</sup> 同上，頁 90

<sup>14</sup> 吳利明，《基督教與中國變遷》，香港基督教文藝，1981，頁 252

<sup>15</sup>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頁 205

## (2)政府體系不合時宜，造成貧富懸殊

中國歷代以考試來錄用官員，但考試內容只限於古書，得到官職的學者未必能夠勝任他們的職責。同時也有些人是用金錢來買得官職，貪污成了習慣，保守的土地政策和模糊不清的課稅制度使百姓得不到保障，貧富懸殊漸漸突顯。<sup>16</sup>

## (3)對「國」的觀念薄弱

中國社會以家為社會的基本單位，在重禮教的背景下，家庭往往被很多由貴族封建制度造出來的規條所網綁，雖然這些規條原意是維持社會秩序，但漸漸成為人民的負荷，當封建的制度崩潰後，禮制仍然存留下來，人仍然擺脫不了以家為中心，而家族成為一般人關心的對象，國的觀念遲遲未到發展，使人對國的感情淡薄。<sup>17</sup>

## 乙·強處

吳氏認為，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墨子的思想對中國的重建，比起其他的思想所能提幫助可能是最大的，因此，他著作《墨翟與耶穌》，嘗試從墨子的思想中找出中國文化值得可取之處。

### (1)墨子的「天道」及「義」

墨子生逢戰亂，出生低微的他很能體會貧富不均的痛苦。由於當時儒家思想和禮制不能有效地消除社會的流弊，墨子便決定要去改革社會的弊端。<sup>18</sup>不過墨要正天下，除了由於現實社會環境的推動外，也因他對「天道」的認識。

「他於是根據人事來體察天道，更原本天道以衡量人事，就自己發見了人生的真諦。因而懷抱濟世的大志，要將真理實現出來，以『興天下之利』，以『除天下之害』」。<sup>19</sup>

此外，吳氏認為，墨子之「熱心救世，乃由於他的人生觀是注重在『為義』」。 <sup>20</sup>墨子說：「義為天下之至寶」，又說「萬事莫貴於義」，又說「夫義，天下之大器也」。他認為義於人生非常重要，所以就算他只是平民百姓，也以改革社會為己任。<sup>21</sup>

### (2)墨子的「兼愛」引伸出的「非攻」與「勤儉」

吳氏認為，墨子的系統以兼愛為總綱，從兼愛中分出兩大節目，「一是使世界

<sup>16</sup> 《基督教與中國變遷》，頁 253

<sup>17</sup>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頁 222-225

<sup>18</sup> 《墨翟與耶穌》，頁 48

<sup>19</sup> 同上，頁 27

<sup>20</sup> 同上，頁 31

消弭戰禍，又一是使人民習為勤儉以養生」。<sup>22</sup>墨子認為人民的痛苦，除了因為財富不均外，也是由於人的惰性而成。如貧窮的人能夠勤奮工作，而富有的人能夠一方面減少浪費，一方面把財富他人分享，社會的大部分問題便得到解決。<sup>23</sup>

### 3. 吳氏的綜合討論及如何用之以救國

分別研究了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內涵後，吳氏便綜合他的討論，看看那些方法可以改變中國當時所面對的問題。他認為，中國古代聖賢，也以經濟或物質的因素作為生活的基礎，而在吳雷川所生處的時代，大部分學者也以「民生」的問題作為解決中國困難的出發點，所以改革經濟，自然是吳雷川想到的必須取向。<sup>24</sup>

既然如此，究竟哪種經濟制度是切合當時的中國需要？吳氏在這方面是全然接受了社會主義的，他不是純粹出自他對社會主義的理解，而是他對耶穌言行的理解中認為，耶穌也是傾向社會主義的。

「論到耶穌，他本是以改造社會為唯一底目的，所以他一生的訓言，除了部分是指示當若何修養之外，大部分是屬於社會立義的。並且他自身所實行的，也處處足以表顯社會主義。」<sup>25</sup>

他又認為，耶穌是提倡廢除私有財產的，而耶穌也主張財產平均分配，當私有財產廢除後，一切也變為公有，在「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生活原則下，生活也就可以得到滿足。<sup>26</sup>他認為，雖然現在的教會已忘記耶穌在這方面的教訓，但初期教會的生活方式，很清楚顯示出耶穌教訓的精神：

「他們在團體成立時，還能遵行耶穌要改革經濟制度的要義，如使徒行傳記載：『信的人都在一處，凡物公用，並且賣了田產家業，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又記：『那許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沒有一人說他的東西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可見教會成立之時，本是一個共產的團體具有耶穌底理想社會的雛形。」<sup>27</sup>

## 二· 吳氏的研究方法

<sup>21</sup> 同上，頁 31

<sup>22</sup> 同上，頁 56

<sup>23</sup> 同上，頁 63

<sup>24</sup>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頁 243-244

<sup>25</sup> 《墨翟與耶穌》，頁 13

<sup>26</sup> 同上，頁 134

<sup>27</sup>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頁 104

吳氏的研究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方法，是以「功能論」的進路研究，大凡能達到救國、復興中國民族的，他都兼收並蓄，若有礙改造中國社會的，便一概棄之或不提。

例如吳氏所著《墨翟與耶穌》，他寫此書的任務是十分清楚的：

- (一) 證明宗教是有益於人生的，因為宗教是社會改造的動力，；
- (二) 社會主義是可以改善人類不公平的情況；
- (三) 墨翟與耶穌同具宗教的精神，同抱改革社會的宏願，足為現今中國人效法。<sup>28</sup>

又例如，吳氏看出基督教最大的缺點，是它對人的精神生活，或是個人的靈魂得救的過份注重。吳氏指出，雖然聖經的記載，耶穌大部分言行都是關心人的精神或宗教生活，但吳氏認為，耶穌最終的目的不是要關心這層面的事，原因有二：

- (一) 在耶穌的時代，整個社會都被宗教的氣氛籠罩，而一般人的心態也是滿宗教意識的，所以耶穌用宗教述語，便最能使人明白他的信息；
- (二) 大部分的聖經作者對耶穌都沒有直接的認識，只能把握耶穌以宗教為題的教訓的表面意思，而將這些教訓記錄下來。

基於以上兩點，吳氏認為基督教真正的意義是關心社會的，可是因為以上的原因，人便把基督教的真義扭曲。<sup>29</sup>

### 三· 成功或優點

#### (一) 擺脫西方神學的框框

由於吳雷川自幼受中國文化薰陶，他在四十五歲時才加入聖公會，他的理性思考基本上是沒有被西方的思考方法所影響的，所以當他在信主後，開始對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作出比較時，他所站的立場自然是從中國文化的思想模式出發，因此他能夠看出西方基督教的傳統，太過著重精神生活的方面弊端；接納這樣的基督教的大部分是教育水平較低的一群，他們對基督教普遍都沒有很深的了解，當來自各方的批評一到時，這群人多數不能有效地為基督教辯護，使人對基督教的成見更深，以為只是迷信的一種。由於吳氏沒有西方思想的桎梏，所以能夠指出太過著重精神生活的毛病。

#### (二) 指出基督教在當時教條化的弊端

他指出，當時基督教的教條雖然可以對我們的信仰作一個簡單的定義，有助信徒

<sup>28</sup> 《墨翟與耶穌》，「引論」，頁 15

<sup>29</sup>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頁 92

理解，但很多教條卻成了不可理解的條文。更壞的是，教條成了教會之間或教派之間的鬥爭的武器。「教會既失領導的功能，就專一高談神學，以擁護自己的威力」。

<sup>30</sup>他認為這樣只會使信徒以為接納教條是信耶穌的先決條件，同時有些教條太過「神秘主義」，使人以為基督徒只是無知和迷信。吳氏認為，這些條文都是不必要的。

### （三）提醒信徒在社會的責任

吳氏在本色化的工作上與其他學者不同之處，在於他不再是局限於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在理論上和觀念上的比較，或是怎樣利用中國文化精神表揚基督教的真理，他是要使基督教與我們在一個特殊的時間和環境所面對的問題發生意義，回應社會的問題，是信徒刻不容緩的責任。

## 四． 失敗或缺點

### （一）被環境決定了內容的信仰

由於吳氏未曾受過神學訓練，因此很容易便被某一個環境的特殊需要來決定了信仰的內容；明顯地，當時救國、改革社會是當前的急務，但若以這些需要來「讀入」（read in）聖經，以致曲解了聖經的真理，便十分危險，這與一些現代激進的解放神學沒有兩樣，說耶穌是為社會的改革而來，是社會改革者，與激進的婦解神學指聖經是太過大男人主義，應把上帝為父的稱呼改為女性的稱呼的論調分別不大矣。

### （二）基督教只是社會學科中的其中一科

吳氏在研究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過程中，最後接受了社會主義的方法，雖然他開宗明義要找出基督教對社會的貢獻，可是卻利用基督教的真理解釋社會主義的可行性，這使基督教與其他的改革社會的主義沒有分別，使人以為信奉社會主義的人與基督徒的分別不大。

### （三）顛倒福音的真義

吳氏一向對永生、來世、耶穌的神性都是避而不談，因為他曾表示，他本人對這些方面是很難理解的，他只視耶穌是道德的典範者，是改造社會的最佳榜樣。其實耶穌之要來到世間，並不是要為了改革甚麼，他只是為了愛人的緣故，甘願承受了人類犯罪的刑罰，但他卻超越了死亡，復活並且升天，拯救人類於罪海，這才是信耶穌的真義，當人奉行真理時，的確可以為社會帶來公義與幸福，但這些都不是永

<sup>30</sup> 《墨翟與耶穌》，頁 113



恒的事，吳氏把福音的真相本末倒置，實在可惜。

## 五· 改善方法方案

### (一) 精神生活與履行社會公義之平行

的確，基督教所關切的是人如何與上帝復和，但上帝亦透過聖經指示我們在世上行事為人的準則，「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上帝同行」，我認為吳氏否定精神的層面只強調社會的改革，是過尤不及的，既此亦彼的方法應較理想。

### (二) 不能假設所有的中國人都是接納基督教的

吳氏為文時，他先假設了人民對基督教都有一定的認識及接納；可是，大部分的人民最多只視基督教為其中一個宗教，他們的首要問題是：「為何要信基督教？」而不是「基督教能救國嗎？」所以本人認為，應先以中國人的文化及性情著手，以親情神學和家庭神學的基礎指出人與上帝的關係。既然吳氏早已看穿中國人對國的觀念淡薄，他以救國為目標向人介紹基督教只有死路一條，何不就以他所看透的，中國人一直以來均以家為單位的觀念，將家庭神學與中國文化結合？

---

### 參考書目：

1. 吳雷川，《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上海青年協會，1936
2. 吳雷川，《墨翟與耶穌》，上海青年協會，1940
3. 吳利明，《基督教與中國變遷》，香港基督教文藝，1981
4. 溫以諾，《中色神學綱要》。加拿大恩福協會、1999.